

# 太晴朗的地方：墾丁行記

作者：林宸緯

## 一、燈塔與珊瑚礁

「當陽光再次回到那飄著雨的國境之南，我會試著把那一年的故事再接下去說完。」（范逸臣《國境之南》）

《海角七號》的最後，梁文音目送著大船離港口，甲板上中孝介滿懷不捨與怯弱的凝視港邊，《野玫瑰》的合唱催人淚下。大時代的兒女情長，似假卻真，一直到今日。愛情是生命的共鳴，離別是人類的共情，無關時代科技，無關主義文明。

在我還不懂愛情的年紀看《海角七號》，不知道為什麼阿嘉要抱著友子說「留下來，或者我跟你走。」我甚至以為最後大船駛離的港口位於墾丁。其實墾丁並沒有大海港，但墾丁有一座大燈塔，耀眼光束橫越了百餘年的歷史橫截。

上次到鵝鑾鼻燈塔是2018年的事了。從小到大，墾丁去了二十餘次，鵝鑾鼻於我帶著一種太過熟悉的氾濫感。與其看那印象中從未開放入內參觀的燈塔，倒不如順著木棧道而下，倚在欄杆旁看奇形怪狀的珊瑚礁，看著青藍光澤的海波拍打著珊瑚礁，甚至，就這麼一路走到最南點去。

看那些珊瑚礁卻又會想起燈塔。鵝鑾鼻燈塔的設立源於八瑤灣事件和牡丹社事件，美國人和日本人的漁船遇上颱風，雙雙在此觸礁，和原住民一陣衝突，最後釀成國際大禍。事件後，兩國皆要求清政府於此設立燈塔，「東亞之光」於焉亮起。

過去學歷史，多半著重兩事件如何喪權辱國，如何增設行政軍防，好奇怪，就是沒人提過燈塔的事。我要真到了燈塔之下，一字一字讀著導覽，才知道眼前遊人如織的觀光名勝，竟也承載著滿清治臺，由消極而積極的歷史重量。人類入侵的自以為是，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，從此表露無遺。

人類就是這樣。一個人拼搏為風光數十年，一群人擴張為風光數百年。牡丹社事件影響了滿清近五十年的對台政策，扎實地被燈塔紀錄；往後日本人也影響了台灣五十年，那些細碎的故事，則被寫入了電影，同樣由這處國境之南見證著。

南國氣候宜人，但風大土瘠，我相信無論清領日治，這裡一定和繁榮沾不上邊。日治過後，大概也沒什麼人到墾丁來；但現在，從鵝鑾鼻一路走到墾丁大街，福容福華凱薩，大灣小灣香蕉灣，砂島船帆石青蛙石，民宿、飯店、觀光景點林立，大概都是近五十年發展起來的。這一段我用徒步的方式走過，從福容飯店跑步到墾丁大街，那是和高中同學畢業旅行時賭氣的行為。那時天已經黑了，我們笑得很尷尬，因為跑得很累；舉目望著路燈，鵝黃色的，和燈塔の色光差不多。當然，燈塔的光束，亮多了。

五十年太長，足以顛覆一個地方的一切印象。現在燈塔是墾丁觀光的指標，在地船家的依託與信賴，早已卸下了歷史大業的沈重。或許，又一個五十年，墾丁沒落了，觀光停滯了，人遷走了，那自然也不會有人談論燈塔了。或許，到那個時候，會有偶來的地質學家測量這兒的珊瑚礁又抬升幾公尺、海平面漲退了數公尺……喔，不，要抬升數公尺，那得幾萬年啊！

關於墾丁的一切故事，甚至故事之外的事，只有珊瑚礁有資格說。

我的墾丁記憶比珊瑚礁短很多。

我印象中的墾丁大致以恆春古城的城牆為界，粗略的分成牆內、牆外兩塊。而城牆外又可再細分東海岸和西海岸兩部分。大部分遊客熟知的墾丁被歸類在城牆外的東海岸，屏鵝公路往鵝鑾鼻方向，由墾丁大街算起，一直到燈塔附近。

我不愛逛大街。但沒逛大街，好像沒到過墾丁。

我陪同學逛過一次大街，人潮竄動，貌似某某遊行造勢之場，但記憶點只停留在東西都很像，價錢也都貴得差不多。深度地走訪大街，可能更適合早上。古人說，觀察一個人要看他喝醉時、臨財時、近美色時，要看一處夜市，則要看它休息時、沒人時。早上行走大街，攤攤休息，帆布垂下，垃圾遍地，頹喪的樣子令人唏噓。其實仔細想想，夜裡繁華日裡殘破，臺灣引以為傲的夜市文化，大部分皆是如此。

外出旅行吃晚餐，別總是逛夜市，就像到了墾丁，別總是吵著要到大街去。街頭巷尾很多頗具特色的小店。不過，那得換個方向，往城牆裡走去。

我覺得從大街到恆春，行經南灣的這段路才是最能代表墾丁的。右岸民宿錯落，荒涼處偶有墳墓，左岸灣廣海闊，遊人、陽傘、歡笑密佈，白天洋溢著如豔陽一般的熱鬧喧囂，而晚上錯落的霓虹和星光鑲嵌公路上，從海的那頭看回來，像一條由南國的星砂、貝殼砂串成的項鍊。這些散落的串珠遠看千篇一律，近看則各有千秋。有家名叫「迷路小章魚」的民宿酒館一次次讓我流連，屋內被漆成愛琴海一般的白，幾把木色的小椅子，一座頗具規模的小吧台時不時可見火焰竄起，吧台上方吊滿各式廚具，廚具後羅列著整排洋酒……

來「小章魚」，必吃沙丁魚薯條。鐵製一筒，頗有意思，配一盤義大利麵，在微微晃動的橙黃色燈泡下享用，無比享受（若夜宿樓上，亦可通宵小酌）。夏日薄暮來此最為適合，因為來得太早沒意境，來得太晚，窗外黑成一片，什麼都看不到。

墾丁是被豔陽挑選的地方。不同角度、不同溫度的太陽會賦予它不同的風貌，從早到晚，從西自東，從冬而夏。沒有太陽的墾丁像是沒有了靈魂，好比晚上；晚上的墾丁人多半在飯店民宿裡開轟趴，要不就成團成堆的濃縮在墾丁大街上。

臺灣人似乎對夜裡的聚集情有獨鍾。或許，這也是夜市文化的由來吧！

夜宿墾丁，我喜歡選一個晚上到恆春城邊，開賽車、逛古城、吃鴨肉。恆春城內的鴨肉冬粉我聽說過兩家，轉運站廣場對面的「夥計」，還有「阿嘉的家」隔壁巷子的「鄉村」。其實我對「鄉村」沒什麼印象，較常光顧「夥計」，聽父親說這家店他當兵的時候就有了。掐指一算，約莫四十年了。

2022年考完大學後，和家人去了一趟墾丁，一抵達就去吃「夥計」，但父親說有點走味。我有留意到店門口切鴨肉的師傅年輕了一點，大概是傳給第二代了。父親每回都叫三碗冬粉，豆乾花乾米血滷蛋加半隻鴨，夾妥，放到鐵盤中，送到以前那位老老闆手中，輕輕一拋，刀面下拍，左手一拱扶在金褐色的鴨背上，右手翻刀而起，自然而然找到左手摸出的紋理，砧板上篤篤作響，形成一種節奏；切畢，老闆手向後一摸，花乾滷蛋滾在面前，刀尾一沉，滷蛋應聲而裂，還裂得整齊。然後，滿盤的滷味便可上桌了。

刀工如神，那隨力道嵌入肉中的好味道自然不消多說。

不見老老闆，大概也能明白為什麼鴨肉少了點滋味，本以為「夥計」也走上了許多老店都會經過走味而後沒落之路。暑假同學又約墾丁，一下車便看到老老闆倚刀獨立門口。我笑了，疾呼同學去點菜，我則在旁邊揶揄老闆：「呀，怎麼上次來沒看到你呀？」老闆俏皮中不失靦腆答道：「偷個懶都被你抓到！」

知名觀光景點多有淡季旺季之分，許多名店的食材和營業時間隨之調整。店出名了，賺夠了，大可不必工作得那麼累、那麼勤。人之常情，情由可原啦！

不過老闆終究是老了。以前劈斬拍切之利索，那是名符其實的游刃有餘；現在，他僵傻了，動作慢了许多，眉宇間也少了幾分地主名店的商業霸氣。以前老闆切菜就切菜，從不會跟客人閒聊。廢話，外面大排長龍，哪來的時間閒聊？

時流若水，洗蝕人事。這大概是最溫和的一種，需要經年累月才看得出來。

「夥計」前就是恆春老街，步行數分鐘可到西城門，《海角七號》裡阿嘉砸完吉他後騎進的那個門。夜裡城牆不打燈，只有城門裡有兩排燈條亮著橙黃色光照著拱壁，華燈燦爛，更勝門外許多。我2012年春節來到恆春，因害怕鞭炮的聲響四處尋找店家躲避，發現巷子口有一家窯烤披薩，在驚嚇中竟有美食享用，自有一番好感，無奈那味道我全然忘了。今年路過那裡，走到巷子口，招牌已經換成炒飯、炒麵之類的東西。

我想起2018年，在恆春南門旁吃過的一家早餐蛋餅，那餅皮綿綿QQ的，紅醬甜甜酸酸的，很特別。但我那次吃完之後再也沒有吃過，應該說，我記得地點、記得樣貌、記得味道，但我再也找不到那家店。

## 四、秘境

2018年彷彿是我墾丁印象的轉捩點，許多事物於焉開始變化，慢慢超脫了記憶中的模樣。食物如是，海灘亦如是。

在我心中，墾丁的沙灘，星砂位列第一。

星砂的沙灘是扎實的珊瑚砂、貝殼砂，白砂最純正的來源。臺灣沿海岩石北繞，峭壁東環，西部盡是板頁岩侵蝕沖積而成的黑沙泥灘，鮮有白砂海灘；凡海岸成白色之處，幾乎都以「白砂」命名了，北海岸的白砂灣如是，墾丁的白砂更是如此。但墾丁白砂並非全白，摻著金黃，或者說土黃。小時候學美術時聽說過，金黃土黃，本是同一顏色，只是有沒有光澤的差別罷了。

據父親說，他當兵的年代白砂是個秘境，入口並不好找。拐進巷子，從幾幢水泥已剝落的矮房後繞過，再從一條緩緩下坡的小道走向沙灘。有同袍熟門熟路，相揪前來，從此成就了我們家的沙灘印象。自我有記憶以來，我到墾丁玩水，幾乎都來白砂，南灣、帆船石各去過一次，而小灣沙灘是專屬凱薩飯店房客的享受。白砂夏季迎西南風，海床下有礁石，海浪特別洶湧，但又不致危險，玩起水來最為有趣。高中畢業後和同學來，我和H衝過層層的浪裂線，在海中仍可明顯感受到陣陣湧動，頗為刺激。但這一次來，白砂的沙比從前更黃了一些，人更多了一些，而海，也更濁了一些。

2018年到白砂，赫然發現入口變了，拓寬了，建了大門，步行到沙灘的陸地整建為營地，還有人開起了販賣部餐廳，訂了低消。那回走進那嶄新的園區，被迫買飲料點了餐，然後又興致缺缺的出來。這裡往後人必然愈來愈多，民宿、飯店聚集，甚至可能形成一條鬧街夜市……白砂變成了一處觀光名勝該有的樣子，但，不再是我心中嚮往的樣子。

2019年我國中畢業，放榜後又去了墾丁。午後接近傍晚，艷陽呈刺眼赤白色斜掛天際，我和家人從紅柴坑駛向後壁湖，中途行經白砂但沒有停留。倒是到後壁湖時，在碼頭邊緣的堤道隨意行駛，意外發現草叢堆中有一條小徑，跨過矮提防，看到一處潔白的沙灘橫臥，隨手一揀盡是小巧迷人的貝殼和珊瑚，順著提防走，還能走到一座小燈塔旁，燈塔正下方就是海，好藍的海，藍的見底，海底有隻螃蟹，正緩緩地爬向沙灘……

就是這裡，星砂。

墾丁太遠，從北部前往至少需要四天以上的假期，否則，一切只是為了抵達而抵達，大部分的時間，不過趕車而已。

我的高中畢業旅行就是如此。

在我高中讀書的歲月裡，我經常躲到過去旅行的印象裡逃避生活的繁忙，我最常神往的地點是一處無人的，不大的，海底有螃蟹爬來爬去的，岸旁有蔚藍碧波輕拍的潔白沙灘，以及一處得已敬倚的山腰，點杯飲料，俯瞰酒紅天際渲染無邊汪洋。這是我心目中真正的墾丁，最美的墾丁，但是，畢旅都沒有去。

那處沙灘，是星砂；而那座山腰，是關山。

2022年我和最要好的高中同學到墾丁自由行，我頑強地指名要去這兩個地方。J對墾丁完全沒有概念，不解我為何堅持。他的記憶只停留在畢業旅行。我的認知沒有錯，一趟畢業旅行，根本不算來過墾丁。

但此行我竟無法證明自己的堅持有何意義，當我站在星砂灣一旁的海堤上，看著污濁的海水漂浮瓶瓶罐罐，呆愣了許久，好多的記憶、歡笑、感動被失望、憤恨、抑鬱吞沒，畫作墨塊塞住胸口。J那天站在堤防上，只是冷冷地說：「來這裡幹嘛？這裡戲水品質那麼差！」

我心如刀割地想要怒吼，卻不知道對誰。

墾丁發展觀光，從國家公園成立至今整整四十年，遙遠的距離形塑神秘感，珊瑚和海洋交織永恆的夏日風情，一波又一波心生嚮往的旅人慕名前來；《海角七號》的大紅又把此處推向另一個旅遊巔峰。但近十年來，飯店炒作房價、小販敲竹槓、珊瑚白化、海洋垃圾等等負面新聞不斷，重挫觀光形象之餘，墾丁的風景和環境也著實被破壞了。就像這回走上星砂的堤防，看著淺灰大洋波濤，莫名的想哭。那感覺大概就像失戀那晚，或者說，在雨夜裡不停思念著一位再也無法謀面的戀人。

墾丁、恆春來了二十幾次，太多的記憶拼貼幾近一幀完整的印象，卻在某個瞬間猛然發現某個角落早被撕去，不知遺落何處。舊的記憶仍在，但新的回憶卻再也不會發生。

駛離星砂，我看見外面斗大的「星砂灣」路標和入口，一旁停滿車輛。從星砂駛向關山的路上我只是沉默，看著窗外，從樹木遮蔽較少處可以看到圓圓扁扁的火球四射燦金的光束，海從視線底端延伸、擴展，整片都是紅色的，壯闊的莫名，蒼涼的莫名。當車抵關山，站上那久違的瞭望台，夕陽已經隱到雲層之後，地平線之下了。

我知道明天太陽還會升起，從龍磐公園，而後鵝鑾鼻、大灣、小灣、墾丁大街、社頂公園、南灣，劃過核三廠後三座不斷旋轉的風車，橫過恆春斑駁殘存的城牆，照過午後在白砂戲水的人們，然後又從關山落去。無數的旅人也是如此。反覆的來與往間，很多的東西被帶來又被帶去，但有更多的東西，帶走之後，再也回不來了。

「當陽光再次離開那太晴朗的國境之南，你會不會把，你曾帶走的愛，在告別前用微笑全歸還？」（范逸臣《國境之南》）

CONTACT US | [mingzhu112team@gmail.com](mailto:mingzhu112team@gmail.com)



Copyright© 2023 Mingzhu | All rights reserved